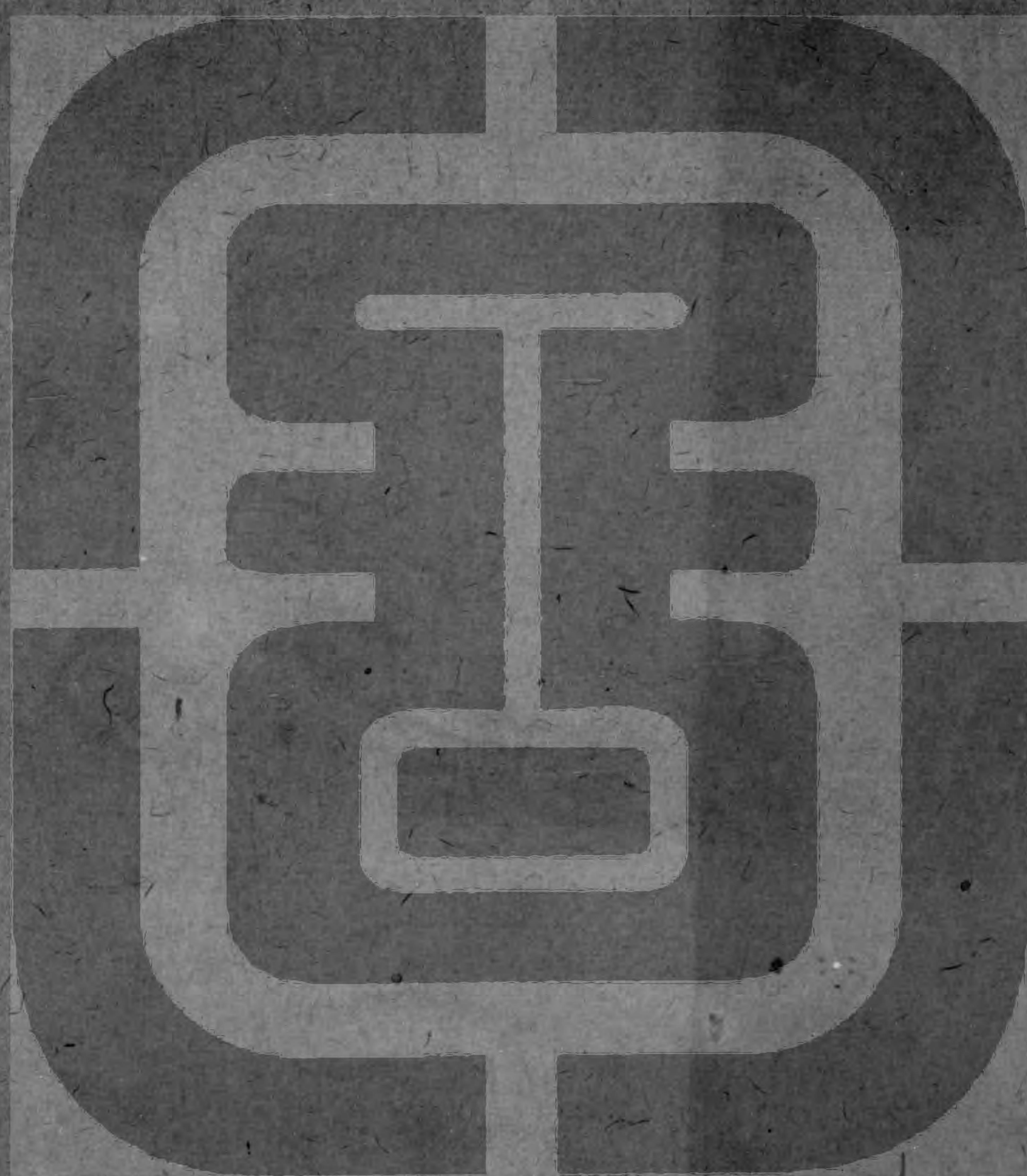


九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柳子厚在永州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疑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以爲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客語

夔夔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元史

棲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

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

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

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韓詩外傳

楚王遣使騁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

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金甌妻戴絰器

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蛾眉山

高士傳

盧遨遊玄關在北海至蒙轂之士見一士深目而玄

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遨慢然而下

其臂通乎卑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

傲少好遊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傲爲
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罫之野北息乎
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
沈沈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
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
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
遠不亦悲哉

淮南子

南山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秦
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崔琦四皓頌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少君臨淄人也少好道入山采藥遇安期先生求
隨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
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山川如
此數十年

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
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

宋之問侯山詩王玄拜
隱侯荆公草堂懷古詩

周顛宅作阿蘭若妻約身歸窳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陳迹到烟蘿用此王氏事○河南志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耆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亾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王貢龔鮑傳序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與生五子竝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卽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水經注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

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守東岡之陂乎爨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圖肱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惑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冀寵名賢以弭已謫於是起聘士姜肱爲掾爲太守肱告其人曰吾以虛獲實蘊籍聲價盛明之際尚

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所之

風俗通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
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
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
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
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
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
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
軀雖漸離擊筑傷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
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
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

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
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
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爲坐
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葦門琴書自娛
汝南先賢傳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
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
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三輔決錄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

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
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後漢逸民傳
仲長統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
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
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
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
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後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
則烹豚羔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
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
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
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汗如泥後野火燒
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爲歿就視如

故皇甫謐高士傳○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
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闡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
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
不足以回其顧眇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

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量哉○陸雲焦生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卉結容願神太素淑思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魴祝魴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牂羊更殺殺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殺魏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秦子敕少有才學屢辭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

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敕荅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必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爲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身安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賢矣斯乃必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蜀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負戴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官

管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魏畧

明帝徵管寧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疋頓邪喜上言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強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

魏志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窖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

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

魏氏春秋

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居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

高士

永嘉郡記

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

道學傳

王右軍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

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歿

王逸少與人書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踈畧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懽此一條欲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否異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排棄無益快共爲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逸少與謝萬書曰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

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

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米氏書史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

魚戶類林 卷之五
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索襲偉祖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
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
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
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
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
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謚爲玄居先生

劉子驥志在棲遯桓車騎請爲長史劉固辭車騎因
到其家劉於樹條桑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
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

話父使子驥於內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敕人代
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
歎美至暮乃退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
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
之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潯陽記

謝康樂與廬陵王牋會稽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
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純之隱約
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續戎先業浙河之
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

集賢類稿 卷之五
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
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於酒泉南山弟子
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画其像
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
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
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
丈青壁萬尋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
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
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
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
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
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
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
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
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緇求在昔眇然如
何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曾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淵明別傳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

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

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宿丘珍孫與王書曰聞

褚先生出居賢館此子滅影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

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

閶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人餐糲之士乃可暫致

不可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

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為辟說王答曰褚先生從白雲

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

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頂者積有年歲近故

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

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辟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

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為政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

議上高其言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

其為適傍若無人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屈若耶雲門寺後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
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齊高卽位遣王杲之以手敕喻何胤并徵謝朓杲之
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
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朓
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五
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
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
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
何必有例

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
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
謂何氏三高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
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
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
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
點以手捋帝頰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

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
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
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
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陶弘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
卽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
客居其下與物遂絕

梁武數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着金

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
龜豈可復致

蕭大園是簡文子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
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
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
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
留侯追蹤於赤松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
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

魚目珠 卷之五
超踰世網而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
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織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翺禽於百仞俯泳
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畝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
可克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俟歲時披良
書探至曠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
自遠揚摧古今田畷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
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
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
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
恥之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賢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枉下之言翫清

魚氏類稿 卷之五
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薦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
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
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石
爲業以樵若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
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
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
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
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談玄理往往有高勝之言
謝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
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
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
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筓籜冠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
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荅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
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

張永爲吳興請沈鱗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
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
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
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
有蹈東海而歿爾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
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孝緒曰昔
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

爲仁由已何關人世

高士傳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
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

甚遠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
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
表爲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訐覽其
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
成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
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
亾訐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賈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得已
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
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
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
也吾便求別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凝徵爲參軍測荅云
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廼掛其祖所画
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
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侯子響贈遺
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

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又善画自圖
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

高士傳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
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
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
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高士傳

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多才藝
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以蒲輪玄纁備禮徵
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

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茲遣使者
虛左授綏使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
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
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
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
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劔書老易
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
仲長先生傳○文中子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
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

大乎獨能
成其天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
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
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垣墻局鑰歲饑
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瑄每語人曰見
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陸羽上元初隱居若溪自稱桑宁翁闔門著書或獨
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
一銘清異錄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
奉佛居常蔬食不茹暈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
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
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
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曰經案繩牀而已退朝
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亾不再娶三十年孤
居一室屏絕塵累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
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
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
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
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鍾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
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及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
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鯁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
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

摩詰集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

事畧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

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
一動天文足矣

李泌別傳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
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
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
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
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

陸龜蒙別傳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
生艸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櫬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

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爲買地大其闕號
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號大夫橋
陸羽嘗問孰爲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
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真卿曰願爲浮家泛宅
往來茗雪間

樂天云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
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
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
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
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

秋思一遍

白氏長慶集

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舩具體而微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

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邪荅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東坡集

蘓子美答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
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羅列圖史琴樽
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
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
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
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蘇子美集

遊覽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蒟騮而左騄耳
右驂赤驥而左白縻主車則造父爲御商屠爲右次
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桓

天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一日行萬里

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
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匡廬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
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
涉天庭焉

遠公廬山記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
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

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

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茨覆水是游燕名

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

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襄陽記

焦光仲遜共游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

樹攪人離思

唐詩飛花攪獨愁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

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

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

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

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郊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

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續晉陽秋

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

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此

屑意

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

夷何遠

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旣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遊集之日常開筵以待之

續晉陽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之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語林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賦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

易山行

劉歊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訐嘗着縠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甲秀堂帖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爲翠屏

東坡集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投筆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靜游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

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窓

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朱弁風月堂詩話

子瞻云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隄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

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湯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

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子瞻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輒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子瞻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
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子瞻言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
天佳月卽中穉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
方退旣望之後月出愈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
客遊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
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
唱也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嘯傲
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

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
所過雖兔迹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
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檜列
植左右蒼然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
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酣詩語
益竒而先生亦積然醉矣

傷逝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吾矣唯夫子知
我

范巨卿式先與張元伯友式爲郡功曹時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非死友而何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居頃之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履屣而呼曰巨卿吾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

巨卿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得前

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孫子荆除婦之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也羊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旣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亾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

王規歿昭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

自勝

張融仲兄緒亾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崔浩歿睦夸爲素服受鄉人弔嘑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歿誰能更容睦夸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歿不作負恩生

李士廉終於家趙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歿而令李參軍人

宗炳 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外生之公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孫璉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微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爲榮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

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痛惜如此

雷宣微有終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歿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歿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江鄰幾云胡翼之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子瞻云昔劉亦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天太息云

平
父沒尚有貢又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死矣何也
復見此偉人乎

焦氏類林卷之五

卷之二